



栗谷全書 三十七

附録

三十七

~16
2426
37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三十八

附錄六

諸家記述雜錄

洪叔龜祥於先君子為再從表弟也與其弟致祥同
 受業嘗曰吾兄弟自少侍先生受學至長未嘗見
 其與人有私語密言嘗謂學者曰士君子持心處
 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人得而見之真可謂言行
 表裏如一也

出年譜
草稟

嘗思韓文公所謂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閭奧而
 不見畛域明白純粹光輝日新者此實善形容有
 道者氣象考之今古則惟栗谷可以當此矣

出沙
溪語



錄下

栗谷與人言不閒親疎必豁然無所礙阻傾倒無餘而止可見其德量之宏大而其見陷於小人者亦以此也

栗谷於精微肯綮處必明白說破雖文理未通者皆能曉解龜峯則不肯剖析其意蓋謂吾雖言而人未必知也其氣象不侔矣

謁石潭祠宇其中有及門之士言先生風儀簡潔言語坦蕩與鄉人接無少長愚智各得懽心或有所思索端默移時既而如初出崎菴雜錄

石潭書開緘三復不但心知處長進而已石潭兄容

受人言別有過人處非物我無阻氣象平和能若是耶出龜峯簡帖

叔獻來訪先誌送于朴思菴刪點以還更視叔獻似甚未安而叔獻自求見出而視之略無幾微現於辭色此人此德不可及也出松江日記

牛溪嘗與先生泛小舟於花石亭下忽風起浪盛幾不能定先生在船頭吟眺自若牛溪瞿然曰豈不聞處變之道耶先生笑謂曰吾兩人豈有溺死之理俄而風浪遂息出尹宣舉魯西記聞

先生入城日適赴松江懸弧之會先生及偕見紅粉在列語主人曰彼紅粉恐不宜於今日之會也栗

谷笑曰涅而不緇是亦一道也先生遂陞座出牛溪言

錄行

拜成先生先生曰君過栗谷之門而不見何意耶對

曰曾未納拜司馬公作相劉元城以門人不復往

來曾未納拜之門豈可輕自投進乎先生曰栗谷

今在林下則異於此矣後日行過時須一見其面

日必以前言為悔矣出禹東溪伏龍雜錄

公嘗曰每對先生如登高閣洞開八窓使人自無邪

僻之心又曰吾於山見楓嶽於人見栗谷先生出申

晚退應架遺事

栗谷雖千百世下想見其心事如青天白日出金農巖昌協

文集

栗谷先生母卽申氏小女性貞靜剛方能文且解丹

青閨範甚嚴動以女則律身先生之學得於胎教

者為多出陽川覆瓿橐

生而神異廓然有大志聰明夙慧七歲已能通經著

書不事雕篆而文章夙成名聞四方出李澤堂植雜橐

四歲就外傳受史略初卷至齊威王初不治諸侯皆

來伐傳誤於侯下著口訣先君子默然拱手審視

不讀良久乃曰皆字在諸侯下以文勢觀之則當

於不治下作句讀聞者歎服出年譜草橐

叔獻之敏得之天資凡看文字與人談笑而披閱周

覽略綽見之疾如風雨已得其大義其後雖加潛
玩意味不長渠之所自言如此出牛溪文集

一學老宿嘗言少從栗谷遊山行過一處有小泉出
石竇衆皆聚飲栗谷亦命酌取一啜曰此水絕味
也衆皆不知有異栗谷曰凡水清者佳清則斤兩
重濁則雖雜以泥沙斤兩不及於清水同行者爭
試之果然斤兩倍於他水乃知哲人於物無所不
通皆此類云出崎菴雜錄

栗谷答人疑問略不思量應聲輒對而皆中理致出沙溪錄

栗谷問先生曰兄之看書未知幾行俱下耶答曰看

得不過七八行矣栗谷曰吾亦不過十餘行而已

出牛溪言行錄

十九歲入金剛山從事戒定山中譁言生佛出矣既

而省悟其非反而專精正學篤信力行出澤堂雜稟

栗谷入山時自號義菴蓋亦志乎集義生浩然氣也

出沙溪語錄

逮知爲學繪藏朱子遺像中夜必興整飭衣冠自告

日用之云爲行若中宜則告以允合於遺行若有

差失則訟而自貶之其篤行晦翁之道蓋無一日

之間也出崔緝坡有海文集

栗谷於孟子表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

之語常自勉而勉人學者不可不知也出宋九菴時烈文集

前月之晦歷見叔獻于栗谷案上展開詩傳國風渾

問之曰今年讀得幾多書乎答曰今年讀四書三

巡巡三遍摠計九遍矣今又始讀詩至王風矣渾

聞之不覺歎羨以余長閒又勝於叔獻之修屋幹

家接賓多事而終年不讀一卷書如此而望有見

於道理殆却步而圖前也出牛溪日記

栗谷於理氣說通透灑落橫說豎說根節分明雖如

我之鈍根者無不曉然出沙溪語錄下同

退溪理氣之論終有未透處若聞栗谷之言則必相

契合矣

人心道心皆發於性與朱子或原或生之說不同然

朱子之說乃紹其派流先生之論乃究其源本非

反於朱子也各有所指故不同也於此見先生見

道理源頭透徹不拘拘於前言而直出曾中所自

得發前賢所未發也出趙浦渚翼文集

克己復禮論語本註不翅通貫明白又栗谷先生所

呈詔使說極正且詳今何敢更為贅說乎出九菴文集下

同

人心道心栗谷說一遵朱子更無可疑

格物物格退溪初年所論使後學見之未能曉解至

於晚年所改之說愈有可疑朱子於或問及語類

論之詳矣栗谷之說一主於此故明白洞快無可疑矣

權思誠嘗誦其先人晚悔公之言曰物格之說惟栗谷洞見朱子之意退溪終始可疑云

借叔獻謁白參判先生翌日謁城主于州館觀叔獻從容自持處心中正不為險僻自貶之事深自感慕庶思砥厲以禮律身少祛余暴慢之失也出牛溪日記下

見叔獻無病神清敏於義理終不可及又見修身自信應務從容而氣勢自大人不可輕若官爵之來亦當然事也

栗谷稱牛溪操履敦確吾所不及此蓋以持敬功夫言耳人或以此疑栗谷行處不及牛溪其實栗谷力行最不可及不但誠孝篤至能通神明凡於辭受之節聲色之戒皆極謹嚴無一毫放過以此而言其行處何嘗不及牛溪若其治家御衆一以古人為法閨門之內有若朝廷則恐牛溪亦無此力量耳出農巖文集

十一歲贊成公疾革先君子割臂進血請以身代曰某年少多才可以能事鬼神若父則年耆不若某多才翌日贊成公乃甦曰夢白頭老人指此兒曰這是東國大儒其名玉邊耳也遂以命焉出年譜草藁

清江李濟臣小說云李郡守敬少字叔獻夢神人謂曰此是汝尊者之字汝則速改遂改以叔溫其後同年擢出後乃知叔獻為栗谷字也

先生仲兄素迂疎每事招先生而使之先生既位至貳相而服役無怠門生曰以先生三達之尊無乃過恭乎以子弟代之不亦可乎先生曰父兄命我我豈敢儼然使他子弟代勞乎大抵父兄之前過恭禮也儼來之物非天性也位之高下非所論也况日月如流兄歿之後則雖欲執禮其可得乎出人所撰遺事

老兄璠頤使先生子弟盈座先生未嘗移勞翦紙進茶靡不躬行位躋貳公敏若年少出紺城文集

仲兄璠氏號稱迂闊然知先生之賢而敬服之殆如父兄然先生每出外而還必問今日有何述作有則輒手錄之故先生詩文之傳後者皆其所記也

出魯西記聞

先生庶母悖惡絕異先生起敬起孝終於庶豫先生嘗對客而坐有人獻一盤红柿先生意客飢以一枚與客又自取一枚以侑之而入送庶母見兩窠之空大罵曰如此欲之則何必入送先生亟取兩柿入謝曰來客有飢色故徑與之吾粟失誤矣庶母遂解怒而食此其一事也出九菴文集

處家克復古禮飲食有時男女分坐願食必均位必

以齒井井如也奴僕之食亦使漬水必精監以子

弟出細坡文集

閨門如官府會食一堂絃歌游處皆有禮節出澤堂雜稟

我東先賢如退溪栗谷皆祭高祖云出疑禮問解

頃得家兄報兄將分祿相貺是兄欲久畱意兄非素

殮者也前書所謂積誠回天庶有其日舉國其蘇

豈但病僕分祿苟活而已出龜峯簡帖

先生曾為黃海監司時巡到黃州有少妓柳枝者士人女也年未二八有姿色以房妓來侍而未嘗有情欲之感其後先生或以遠接使或以省姊往來黃州柳枝必在房有侍寢之願先生明燭不近製

詞喻情其和而不流如此出李有慶所撰遺事下同

其在石潭日中不食子弟問其故答曰糧絕欲日中

一食俄崔豈以載寧倅送米斗先生不受子弟問

曰糧絕却米有道乎先生答曰國法贓罪甚嚴與

受者同律我朝守令非國穀無他物大抵守令

之贈遺皆不可受也崔立之少時友也若以自家

私物周急則豈有不受之理乎

栗谷以副提學退休坡平崔海城滉歷拜栗谷對食

饌甚薄海城不堪下筯曰何以忍此寒苦也栗谷

曰日晚而食不知其苦也出滄浪寓言

與叔獻登花石亭其舍新創而未構間架焉叔獻之

來此本欲廣闢田園完聚宗族以為同居之計而
事不如意家業伶仃飢粥不繼誠可憐憫今時有
如此人而使之食貧於窮谷中世道其可知也許出

箕朝
天錄

近世慕齋先生廢居驪州親往監穫不使一粒遺棄
場中曰盡天物也栗谷先生居海州起冶造鋤賣
以自資義所當為大人不恥為之出李白沙
恆福文集

小學集註跋曰吾友德水李侯叔獻謝事而歸講道
海山之陽造士之規悉舉成法揭是書為入德之

門出牛溪
文集

勸諸同遊以惇尚小學詩曰君不見朱文公小學書

收心養性之所於綱領昭昭節目備若欲為人其
後諸邇來德水有明訣必使英才先是書薰風庶
見髦又變半途云亡可欷歔出門人趙重
率憲文集

己卯東人得志壞弄國事先生乃知道不可行遂以
教導後生為終老之計趙憲金長生李貴李有慶
洪致祥趙光珪崔澱許克謹金光運洪千璟李晉
達姜海等來會精舍州中學徒及四鄰鄉士之聞
風者填集學宮不能容講授之暇喜與學徒遊泳
山水間如首陽山之藏仙洞潛陽洞昇仙巖西海
之浩然亭阿郎浦等地皆所遊賞出年譜
草彙

栗谷庶屬年少者來游文房竊取重器子弟黜之過

一旬復呼其人待之如初子弟以為不可粟谷曰
彼必改過不須求棄也出滄浪寓言

俞公泓為監試考官得粟谷李文成公將冠多士或
嫌其少日學禪公曰初學之誤程朱所不免今既
反之正矣又何咎焉議遂定識者韙之出張谿谷雜文集

李粟谷在玉堂時 命製摩尼山醮青詞公上劄曰
殿下既知其為左道不敢強使諫官製進而乃

命小臣是諫官不可以左道事君而講官猶可以
左道事君此真儒者之言也若非粟谷則其有不

帖然承當者乎出李芝峯暉光類說

李校理珥持近思錄來問疑難及夕講多用吾說真

豈弟人也出眉巖日錄下同

庚午五月二十五日政李珥入校理首望受 黜珥

曾於讀書堂朔計著東湖問答極陳鄭順朋等五
姦之罪又嘗於領相李公略言乙巳忠賢被殺之

端極言而力爭之以為當改正偽功至是 上擢
置經幄蓋嘉其骨鯁而欲施其言也

六月初九日禹中以李校理珥所製劄子文逸進入其

中有宦官宮妾或脅於威或誘於利不明是非者
有之無乃 殿下聽其言而遲疑不斷乎以 殿

下聖明必無是理而臣等不能無疑耳 上答曰
是何有此無理之言乎莫大之事豈婦寺所得干

預乎玉堂學士讀古人書猶有此言耶

臣師事李珣嘗問之曰 經筵官俯伏不得見 天

顏乎珣曰何為其然也吾則言事時仰見 天顏

云 出沙溪筵席問對

叔獻賣京家辭官之計從此益堅其視聲利海中頭

出頭沒者何翅百千萬里哉 出松江

司諫院劄曰國家以人才為本人主以用賢為務國

非人才則是作舍而無材君不用賢則是涉川而

棄楫臣等伏見直提學李珣好古力學行方言直

其所蘊抱決非凡倫頃因羸病久在田野今者特

承非常之 命謝恩闕下矧其疏辭切中時弊當

今日 側席之求固當褒其難進易退之節畱置

玉堂以責論思建救之任而初無晉晝之接竟靳

谷駒之繫臣等切悶焉 出李清江濟臣文集

甲戌正月右副承旨李珣上萬言疏 上優批嘉納

政院 啓曰臣等伏覩答李珣疏批嘉納之誠修

省之意溢於言表不勝感激今此疏辭一言一句

皆非空言切中時病 君上萬機之暇雖或一二

遭垂覽恐不能尋常畱省也 命書一通置諸左

右日賜省覽治心為學之要蘇民革弊之策盡在

是矣 上納之 出眉巖日錄下同

詣領議政李公鐸語及李承旨萬言封事相與歎美

以為有經綸之才當助成其策云

引見於不顯閣講畢進曰頃日李珥之疏 上之答

辭極其獎許臣以為今之宏綱急務李珥之疏已盡之珥是識時務者非如疎闊書生誠宜採用若因珥疏講求貢物選上軍政之事而施行則民之困苦可蘇息矣

金宇顯啓曰百官家供之法請行之勿疑舊例百官坐府則官供飲食國用大耗典僕離怨至是請令百官自供李珥主其論而竟不行出澤堂雜稟

作一書欲使粟谷停謝 恩之行黃海監司時略曰高明去就不敢議為然似無名義且與前疏意大相逕

庭粟谷執己見不回此君所見超詣故於人言多不信後答書曰不能克己以從忠告愧赧不已出松

五日

畫講啓曰 殿下非不好善而誠或未至如李珥久

在帷幄 殿下亦知其人矣有學有才雖有疎處

其材具自合大用今日羣臣罕有其比若用之不

盡其材臣恐有後世之恨矣出金宇顯經筵講義

諫院以黃州判官崔世濯官庫蕩然請罷得 允方

伯李叔獻即令擲奴則官物充積過數即陳世濯善政之狀終之曰以臺諫一言之誤凡百千直言皆歸撫虛之地今臣一言增長 聖明輕視臺諫

之習請罷臣職以重臺諫體貌出松江日記

完平李公行狀曰甲戌大籍兵丁選拜黃海都事兼

敬差官觀察使李文成公奇其才日邀左右曰君

本職都事也須先助我治文書籍兵之務有卯申

餘暇在凡肯綮輒詢公裁決出澤堂文集

栗谷為吏曹參議時李潑以佐郎欲大用趙重峯謂

栗谷曰汝式用之則大用不然則置而不問可也

栗谷曰汝式雖有經濟大志而才不逮太固執不

量時勢遽以三代之治期望君父不如意則必

有牽裾折檻之患矣君與汝式既為心交而徒以

汲汲拔擢為能事則於汝式無益而反有害也聞

汝式今方讀書稍待五六年學成然後用之未晚

也君其熟思之李曰自少讀書之汝式公言尚如

此元不讀書如我輩何可一日從仕欲辭退栗谷

不能止李以重峯連擬臺侍諸望出牛山文集

蘇齋於筵席三薦栗谷一日自 上問賢才對曰

李珥許應一日薦李珥可大用一日自 上問可

為大提學者薦李珥李山海具鳳齡出尹月汀根壽漫錄

李珥之為吏曹判書也一國宰相名士布衣皆往其

門或問禮或問書夜深後夕食其弟瑀言於珥曰

今日接許多賓客其如傷生何答曰若厭客則在

石潭可也我乃銓衡也見後可以銓之衡之也此

任非厭客之人所能也見其人然後各用其才也
若厭求官之人則赴舉之士皆有求官之心盡斥
不見乎所聞所見人才高下別書于一冊臨政膽

鈔小冊而去

出門人李貴登對錄

栗谷秉銓時龜峯列書若干人以薦栗谷粘之窓間
余往見而大驚請去之栗谷曰此何妨泛論人才
是伊川之所不辭也

出沙溪語錄

領相朴淳以郎官權重

啓於

榻前請罷吏曹郎

薦時李珥為吏判猶不敢自專堂下清望而還委
於郎官故郎薦雖罷而郎權迄未還奪

出李貴登對錄

先大夫言歲癸未人日鄭南峯芝衍以右相李栗谷

先生以行兵判大提學同館閣諸公往試諸生於
泮宮日晏余從諸少年縱觀諸公科次時有兵部
簿牒當稟大臣覆啓者錄事遽進之鄭相席前鄭
相素病眼常閉眼而猶舉扇麾之栗谷座甚遠望
見之即一手執筆硯一手持簿進謝曰小人方科
次紛沓小吏誤自投進不勝惶恐云鄭相不以一
語答謝意但曰讀之讀竟又曰執筆書之口呼覆
啓之辭栗谷寫畢又為讀之一過更持筆硯文簿
退授下吏蓋古事雖崇品宰相其於相臣之前必
自稱小人擊拳曲跪今不復見此禮矣

出朴汾西淵碑記

栗谷入 經筵講義兵十萬西厓沮之及退請栗谷

曰方今太平 經席勸勉當以 聖學為先而軍
 旅非急務公有何見而不與吾輩相議徑自陳達
 若是耶栗谷曰俗儒何知時務笑而不答鵝溪曰
 而見誤矣叔獻豈無所見餘皆默然栗谷顧謂曰
 諸君何無一言以定其可否東岡曰此非吾輩所
 敢論也不知而言古人以為如何鵝溪曰肅夫可
 謂謹慎君子也相與戲笑而罷

出牛山文集

癸未五月復命許庶賤許通許良自備裝戍邊滿三
 年者許通許良又庶孽納米于邊亦得許通良妾
 子賤妾子所納有差等某又以兵曹軍士闕番贖
 布積置樓庫官員視為私藏用之如泥土而司贖

寺所儲布輸邊為軍裝者將盡請盡用其贖布助
 輸又請以軍資監所儲布充戰士衣減百官祿以
 給戍兵妻子之糧於是戍兵有餘而內地徵發不
 多邊糧取足而塞上原穀不減士卒皆飽煖忘家
 且賞罰分明鎮堡將卒漸能向敵殺賊六鎮復安
 藩胡不復叛者二十餘年大抵某一時措置得策
 之效也而論者猶以病國攻之出澤堂雜案
 栗谷立朝後凡有家國重事詢問於其姊及癸未北
 釁栗谷長本兵患軍餉之不贍其姊曰今日急務
 必思人心樂從者而行之乃可濟也庶孽之有才
 廢錮者已過百年皆懷憤鬱今若許其納穀通仕

路則軍食可立辦矣粟谷歎服即 啓請行之出

卷雜

癸未北兵使李公濟臣上訪胡策二十條 上命二

品以上會議備局諸宰畢會先君子以主兵急務
坐本曹未及參時柳西崖成龍亦有重望自 上
有兩賢之教至是西崖以都承旨亦在座三公使
執筆起回 啓草西崖未即下筆左右亦不出一
言日已中而中使催促往來不絕領相思菴朴公
曰時急之事遷延至此甚為未安請兵判來議何
如皆曰諾先君子入座即命書吏一人粘付草注
紙一卷又令一人磨墨乃執筆顧左右曰願各陳

所思當隨言隨書皆曰吾輩若有言豈請兵判乎
先君子不得已逐條論列辨析可否須臾書畢左
右環視無一言三公周覽亦不改一字而進 啓
上下覽問曰此兵判所為乎思菴退而書于日記
曰孰謂粟谷志大才疎不用其才而謂之疎可乎
吾見其施措雖極難之事行其所無事如雲之過
太空罔有痕迹真所謂閒出之資也出年譜
癸未舟下海州有詩曰四遠雲俱黑中天日正明孤
臣一掬淚灑向漢陽城愛君憂國之志切矣又曰
風塵局促二毛生一葦歸來萬事輕江上青山不
相厭世間交道在無情傷時歎俗之意深矣出牛雜

錄

癸未以前東西皆是士流相爭故栗谷每為保合之

論癸未以後則邪正分為二黨矣出沙溪語錄

宣宗既命賜綱目繼催玉堂書堂之選栗谷方典文

衡實主是事壬午命選才臣俾專講讀以備顧問先生以奉教李恆福正字李德馨檢

閣吳億翰修撰李廷立奉教李燦當癸未之後朝

議攜貳可否不濟明甫以後輩聲名籍甚余亦謏

聞俱有應選之望有一宰相夜訪栗谷屏人曰兩

李果有人望未知意向不可輕薦致壞時事栗谷

曰二人聲譽方盛何可蔽賢且薦人貴得才何論

意向其人至夜分爭之不能得出白沙文集

徐益以巡撫御史赴關北 上令就問邊事子弟以

為病方少閒不宜勞動請辭接應珥曰吾此身只

為國耳正復因此加重亦命也口號六條方略以

授之書畢而氣塞復蘇踰日而卒出澤堂雜藁

其疾也証勢危苦常欲倚物門人請自為倚先生曰

己所不欲不願施人此非吾所欲茲不可為已出紺

坡文集

先生幼時夢謁上帝賜金字一障開視之曰龍歸曉

洞雲猶濕麝過春山草自香皆以為異祥至先生

易簣後識者始知其不祥也龍歸麝過皆是奄忽

之兆也雲濕草香指遺澤高名之獨存也大賢生

沒夫豈偶然哉出長貧子胡撰

答或人書曰治巫蠱之喻鄙見則有異矣粟老之死關時運係安危固非么麼左道所能為也今若治之則是此兄之死由於蠱而世間左道真能生人殺人也粟老任運遷化有何怨尤君子之終決非小小詛祝所能左右也出牛溪文集

壬辰李鎰申礮領兵相繼南下兵曹判書洪汝諄束手無策如縣布等物亦不引例請給以慰其行將士怨憤大呼癸未年李珥於道者相續蓋思先生也出村南郭東說手錄

鵝溪與人言言必稱栗谷為聖人松江為多病痛君

子西崖每稱贊栗谷曰叔獻能見數十年將來之事如我輩身親當亂罔知所為使國事至此我輩是叔獻之罪人也嗟歎不已出牛山文集

公曰大亂之餘欲有所為人情狂舊不曉時勢余曰到今乃知李栗谷心公才高栗谷在世庶與公相濟公亟加稱賞曰叔獻處事甚果儕輩在彼時視為輕率不諒其養兵改貢之言皆洞見時病而發叔獻才高平坦樂易底人也出李漢陰德馨所記西崖遺事

洪晚全可臣知海州事即訪石潭從容謂景臨曰栗谷知余詳而許之深故當初薦揚皆因栗谷也不知者以東西議論為相較設或議論有不合處豈

以此爲開乎况粟谷本無所偏每以調劑爲務余則深知其然相信終始如一夫以粟谷之才爲主上倚重擔當世務每陳更張之策使其說得行則可以有爲而如柳而見者竝生一世每沮其策粟谷更張之策不行都是而見之爲也景臨問曰柳相才則固美而氣魄不足故短於事業亦豈量狹而然耶晚全笑曰而見才與氣魄俱盛第處心不正爾壬午年間余以掌令入侍于思政殿適粟谷封事至上以其疏遍示左右而問曰更張何如右贊成自前每請予則以爲重難也余卽出位白曰此實當今急務也因指殿宇曰此殿固是

祖宗朝所創然若歲久年深頹敗已甚而坐視不修曰祖宗朝所創之宇不可修改云則必至毀滅矣其勢須更鳩材聚工朽者改之毀者補之舊者新之然後方得重新李珣更張之策何以異於此哉上然之翌日見邸報副提學柳成龍以右贊成李某疏陳諸說不可輕變事入啓余乃驚怪卽到而見家而見諱客余乃排中門而入而見迎謂曰興道亦傳會叔獻耶余問曰令公嘗與粟谷不議國事耶而見曰固嘗議之耳余問曰然則其更張之策何如而見曰好矣余曰好則令何以沮之耶而見曰更張之策雖好叔獻之才恐不能

辦也余曰此亦與栗谷言乎而見曰不曾言也余
 嘆曰令公之意誤矣與人議國事而諾而反沮之
 可乎而見色變不答此是不正處也蓋栗谷而見
 并生一世不相合如此此亦數也經亂之後而見
 自當然後始服栗谷之先見亦何益哉出年譜草
 稟下同
 先君子嘗曰而見才氣儘美而第有忌克之病不欲
 與吾同事吾輩死後方必施其才耳壬辰後西崖
 擔當國事每於朝堂盛稱先君子先見才調或有
 以西崖為追許牛溪先生聞之笑曰而見本如是
 也渠豈不知栗谷之賢也但以勝己者厭之死後
 追許有何益乎南冥有詩曰人之好正士好虎皮

相似生前欲殺之死後方稱美而見近之

先是朝論攜貳東人以沈為外戚西人以金為報怨
 時金應南負時望以攻外戚為士論公以後進見
 金之論議如此心頗信之其後見應南行事少無
 可取及讀栗谷文集知其行己立心光明正大卓
 然為百代儒宗然後頓變前日所見嘗語余曰栗
 谷學力高處雖退溪亦或有未到矣余因請為行
 狀公曰吾何敢摹狀大賢然亦不為牢拒尤以打
 破東西之說為是陳劄自訟其前日誤墜一邊之
 失而又以無偏無黨陳戒榻前終不為黨論可
 見其敬信之深矣

出李貴所撰
 漢陰遺事

觀先生蕩滌東西疏及諸往復書則平平蕩蕩無黨無偏真如程明道之於熙寧也至於癸未秉銓進退舉錯漸次成緒平日打破東西之計庶幾得遂而生民無祿天奪斯速嗚呼以先生至公血誠當時猶不免為羣小媚嫉及至身後崎屹愈甚彼媚嫉者固不足道而至如金宇顥輩實先生交遊中人非不知先生大中至正之心而乃與浮薄之徒合而為一排擯詆斥不少假借誑誤人心斲傷國脈士論橫潰不可收拾可勝痛哉

出牛山雜錄

某資稟甚高充養益厚清明和粹坦夷英果待人處物一出於誠信恩嫌愛惡一毫不以介意人無愚

智無不歸心由其急於濟時既退復進以保合士類為己任盡言無私左右觸諱遂為黨人所仇幾不免大禍其論薦人物必以學問名檢為主故飾偽投合者後多背貳以此流俗之論指為疎闊然某沒後偏黨大勝克去一邊謂為朝廷已正而中自睽乖四分五裂竟為國家無窮之禍至于壬辰之亂封疆自潰國遂以傾凡某平日預慮而先言者無不符驗其所建請便宜之策頗見追思採用國論民言皆誦其道德忠義之實有不可枉者矣

出澤堂雜稟

吾宗栗谷公資稟學識不下於靜退而加有經濟才

略既受知 宣廟不許退去遂以國家安危自任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大槩欲變通弊法安民固國
以防大亂之漸而欲先和朝廷集人才然後有所
施設故便為黨人所陷賴 宣廟鎮定僅免靜菴
之禍得沒於牖下道之難行如此出澤堂文集
先生之仕于朝也疆場又安民庶寧謚若無可憂者
其勤勤惓惓於獻納之際設為注措布置者悉皆
汲汲皇皇如有亂亡之禍生於朝夕當時論者孰
不以為迂遠而不可施哉自今日言之先生之說
鑿鑿如合符契向使得行于世而膏澤不屯於上
風化不變於下則民生之塗炭必不若是烈也出

象邨欽文集

珥之困也議者以為更貢案不便也列邑置額外兵
不當也輸粟授爵不宜也通庶孽不可也更築城
堡不合也逮兵後朝廷孜孜講磨求所以抗賊便
民者不出此五者何也蓋珥先見已燭於數十年
之前雖知數者之施在平日為苟簡而思患預防
不得不更張故犯眾忌而敢言之俗士學於拘見
以為撻以為不妥紛然齟齬宜其身之不容而國
之不可為也然今之論者力斥珥無遺力而奉行
此五者猶不及焉是大可笑也出陽川履觀稟
參奉權是經趙月川穆之表姪也偶得粟谷先生擊

蒙要訣進於月川月川大加稱贊曰栗谷早遊溪門所見高明乃著此書可行於天下萬世奚獨行於東方而止哉是經自此敬信要訣不翅若魯齋之於小學出趙月川穆遺事

叔獻出聖學輯要草本以示余蓋欲以進于九重

也其書始引中庸首章大學經文弁其端而標之曰統說次則以修己為綱而其目則曰統論修己曰立志曰收斂曰窮理大要列經傳聖賢最緊之言於上而附諸說於下末又斷以己意條理井然不為支蔓之辭而大意已躍如焉但功緒纒就而尚未畢功叔獻謂余曰若成書則可釐為三卷其

窮理以下則欲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次第彙分而為說云云其中論立志處一款語

意極精切中學者之病可為人君之藥石學子之

軌範所當玩味而反復者也出許翁朝天錄

栗谷四書訣釋及小註批抹極其精詳可使後學感

發惜其未及畢工於經傳且未廣布於當世出崎菴雜錄

小學註說多門莫歸于正乃取諸家刪繁粹要集長

去短一以不反乎經旨明白平實而或詳或略又

以互相發焉可謂執羣言之兩端而善於折衷者

矣出牛溪文集下同

與朴舜卿書曰日記最多格言可以垂之于後百世之下見斯人之為青天白日極為關係然登木則必至流傳恐致大禍只欲分寫數十本藏于諸友之家待數十年後刊于精舍

又書曰李潑了書題目不書其字而以答李潑書之不以朋友之例待之其書論東西甚詳斥潑心術甚峻今畱集中使千載之下知尊先生已看破此人豈不美歟

玄繩一編得見諸老先生往復言論其講問之勤友誼之篤皆可想見今世那有此事耶栗谷之言真率坦易牛溪之言溫恭懇到龜峯則意象峻潔自

待甚重然往往有未妥處出谿谷文集

栗谷集七卷先送其踐履造詣之深非膚淺後生所可測而一見立論令人爽然其為閒氣之發愈益

斂社矣出漢陰于帖

東臯眼下無文每稱栗谷吐辭成章曾中流出人不

可及出崎菴雜錄

崔簡易嘗嘗曰栗谷自少為文不甚著力而文章出

於天然平正明快真所謂布帛菽粟之文也出年譜草

兩使到順安出示謁箕子廟賦栗谷使諸從事和之時日已昏三從事與崔成川立之方劇飲相對吐

舌不能操筆崔只次首二韻而已栗谷曉起一筆
而就令韓濩先往百祥樓淨寫俟兩使下轎即呈
之兩使拱手曰俺等久欽大人道德豈知文章之
至此耶出南郭手錄

不佞奉使無狀朝 天有期念 賢王尊禮邳隆暨
執事多情繾綣三句款洽千里追隨煦我以春風
惠我以白雪文采巨麗慰勞綢繆不通者言相通
者心彌月襟期意氣千古奈靡盬有懷星言夙駕
綈袍空戀古轍難畱匹馬臨歧幾番惆悵蓋離別
銷魂自古歎之况異鄉傾蓋後會無期語云淚為
生別滋信哉言乎惟時誦瑤華如觀瓊樹寤寐反

側中心藏之耳驪駒在道朔風淒淒回首故人忽
焉各天適承贈言潦草布謝臨書哽塞不知所云

知生黃洪憲再拜上栗谷李先生出皇華集下同

貴國主忠敬 天朝而施及使者眷眷之情令人感
動乃足下將順 君德迎來送往無論敬事之勤
即酬和一節情真詞蔚玩之不翅隋珠和璧也奚
能忘奚能忘茲別矣後會無期曷勝悵快顧言不
能達意聊託楮陳之幸為我傳謝 貴國主兼致
意諸大夫至懇至懇附白拙作多孟浪語其畱贈
各官之詩凡僕之所有而敵同年之所無者入梓
之時俱希刪去之庶不至多寡相形也餘不備知

生王敬民再拜上國相李栗谷先生

栗谷詩集跋略曰余竊記壬午年間公遠接黃王二
詔使時輩謂公素不喜聲詩或者未優於賡酬乎
余方守關西之成川值西來簪紳相續輒獨大言
公必大為華使所重既而賓主閒聳然相敬懽然
得得遠勝近古容齋湖陰時事之在人耳口者斯
亦足以觀公之未嘗有詩亦未嘗無詩也

集

出崔簡
易立文

哭栗谷先生先生慟曰栗谷於道體洞見大原所謂
天地之化無二本人心之發無二原理氣不可互
發此等說話真是吾師其愛君憂國之忠經世救

民之志求之古人鮮有其儔誠山河間氣三代人
物不能有為於斯世齋志而沒信乎天道難謀也

出牛溪
年譜

牛溪先生嘗謂景臨曰栗谷儘是五百年間氣也余
少時講論自以為朋友相抗到老思之則真我師
也啓我者甚多忌日行素昔不為而今始也

稟

出年
譜

答吳孝元書曰先先生天才之高邁造道之超詣卓
絕之識規模之正非近世學者所可窺測其藩籬

出牛溪
文集

栗谷為當代鉅儒此非一時同輩之見實後世之公

論出龜峯
禮答問

先生以邁往卓絕之資抱堯舜君民之志進則連章累牘以格君心正時俗為己任退則研精覃思以明天理去人欲為大本其所得之深淺所造之高下非末學膚見之可以槩量而若其光明煒燁通透灑落伸於萬物之表者則童孺下賤有足以觀焉者先生可謂人豪矣出象邨
文集

朴守菴枝華朴鼎山洞嘗謂人曰天為我朝數百年宗社生栗谷為吾東方萬古綱常生重峯其意非偶然也出牛山
文集

先生天資英明清通和樂學具體用折衷諸說集羣

賢而大成實東方千載之真儒經綸之大材也出牛山雜錄

吾於栗谷心悅誠服常以為不可尚已而於牛溪不能無差殊觀故牛溪門下人頗不能平也其後往來熟習見其氣貌聽其議論然後知栗谷之以為道義交有以也出沙溪
語錄

權石洲鞞來訪石潭從容謂余曰先人常以栗谷先生有明道氣像吾輩自少得聞家庭議論如此故常以為吾東方集諸儒之大成乃先生一人也出年譜草

退溪善言學栗谷善言理出農巖文
集下同

靜菴栗谷天資昏屬高明然靜菴簡重溫栗栗谷清
通灑落靜菴如精金玉栗谷如光風霽月觀二
先生立朝行事則靜菴精白專一精神足以聳動
人栗谷公誠坦蕩心事足以悅服人然栗谷才較
大

栗谷不及靜菴之收束檢制靜菴不及栗谷之展拓

開豁

趙文正之倡明表準李文純之沈潛闡釋李文成之
發揮運用當為本朝儒賢之最

前後辨誣章疏

門人趙憲丙戌疏略曰金鎧以元衡餘黨忌李滉進

用陰謀沮抑以間至治鄭澈以眇然末官忘身力爭
幸賴 高明旁照罪其媚嫉鎧也既黜則滉有來勢
而平仲不知仲尼臧孫猶抑展禽使東周舜民之機
再失其時李珥壬申之疏逆睹姦萌隱憂浩歎累數
萬言無一字一句不出於愛君之誠澈則學於奇大
升而大升學於李滉珥則親承警咳於李滉又慕趙
光祖之殉國謀猷氣槩有自來矣而精忠激烈上感
宸衷蒙被器使展布心力朴淳之舉珥薦澈乃是相
職之當務也珥則以為啓沃之際不可無嚴憚自重
之士故力拔其友一人求以置 王左右乃成守琛
之子渾也學得於家傳而又聞李滉餘韻篤信古道

閉戶窮經源深發茂養心寡慾是可以起人主之敬而支大厦之傾者故淳亦愛之重之厥為持平之日枉駕先之 經席斷斷之啓終以致斯人為急務是非淳之所獨善也舉朝好名之士孰不以用珥渾為言哉第此二人不量衰末之俗心欲廣譬喻之造門之士一信其賢虛懷待之期與善世乃如楊畏之叛呂而邢恕之害程者寔繁有徒澈有獻可之明先察未形之惡而珥則晚悟乃致君實之疑是故人之怨澈者入于骨髓竝指珥渾為西帥珥之秉勺平心率物人有一善若己有之言己之過者率置清要若柳成龍金應南李潑之徒何嘗不入乎清望哉由其洞

金身從

見肝肺而一薦不亟則赤幟忽立生謀斥逐死加醜詆以至于今根核愈峻識珥之面者俱出于外知渾之名者一廢在野上自卿相下至韋布奔迸蒼黃無地容身曷嘗有君子為政而剝一時忠賢皆使失所哉或者以為珥渾不絕義謙是非西人之雄乎天以珥之天分素高長益加勤經綸之學洞究經史孝悌之行通于神明文詞謀慮動越于朝紳易退難進素守確然直被 明主之所獎拔豈待結於戚里乃登要路乎

又曰臣見珥於海曲適有李潑抵珥書謂於 經席乞速招珥時有奉家之訟應溉 啓曰僉知奉新世耕之田非理抑奪至於其

兄打殺奉新之奴而官不得問為大諫赴名之時公然受幾百石於所經之邑輸送于本家其蔑法自恣行身無狀一至於此云云 天語諄諄曰雖是厥兄之田盍勸

其盡與奉家珥見其書而含淚謂臣曰兄家之窮汝之所知泥生餘地不干於奉家故老兄倚以資生今有厥家遠訟吾嘗勸兄棄之而不聽矣時有李培達在坐受學乃曰洛中友朋明知令兄被奪曖昧之由相議各出木端俗稱木條布為木買田一區欲與令兄代耕以資生矣珥謂吾無活兄之力惱貧友亦極未安而至承 聖諭丁寧措躬無地厥後珥之赴 召切勸其兄竝以立案盡與奉氏此則灼然之事而謂奪人田不是誣啓乎若以船粟之受為疵啓語則珥之立

朝也兄弟孤嫠悉與同爨上下百口常隨京海以其俸祿田收不能盡資衣食至於賣家鬻田而身死之日篋無重衣鄉無沃田清貧之狀舉國稱之曾不受斗米者豈有全受船粟之理乎

又曰其謂鄭澈之崇酒嗜色珥不當薦引云者人謂頗中澈病而實不知其心事東方男子自能擺脫於坑塹之辱者李之菡成澤之外更有幾人哉澈按湖南有兄媵居于順天少妾隨媵以居畱順天三日日往省媵還宿于官舍不敢一與厥妾為私語之計是其慎獨之功人不可及者也其遇父母忌日一月斷飲其均民役三旬止酒其所設酌者惟待賓養老享

士之禮而一老不舉則不敢先飲四州之妓未嘗一
近是故神氣精明能管庶事數月之內畢均五十官
之徭冰壺自潔赤心奉公人不敢干以私其許國一
念炳炳於聽潮之詩及長憲府市人皆謂李珣鄭澈
二大夫之臨獨無各司橫斂也是其外有崇嗜之名
而內無戕伐之實幹當大事又有適用之才其與宇
顯夢鶴之靜言庸違色厲內荏者仁元符瞻之移性
于凶險者潑浩汝立起莘之關弓而射師者應旣應
洞之世濟其惡者何翅天淵之隔哉若輩乃以薦澈
後已之故淫怒不休吹毛覓疵熒惑 主聽成龍稍
黠內慙先退而宇顯李潑尤欲遂其前非遲留都下

顧望不休潑之無識已矣已矣宇顯三經埽地盡矣

宇顯 經筵講義言乙酉三月二十七日夕講訖臣
性坦夷無滯礙似有愛君憂國之心故臣信而交之
其後所見不同所為多誤人多疑之而臣愚昧獨以
為所見之差其心則復無他也最後珣與士類角立
紛挐士類皆敗而珣復入當國又不一珣與士類角立
始悵然失望以為用不逞之徒以助聲勢臣見其所為
為也珣雖輕幸本是以義兼人非其所以易敗者珣素與
沈義謙交厚其心以義兼人非其所以易敗者珣素與
用之才及士論非義謙而珣不肯放捨故當時珣固
為流俗所憎而士類多不服者只以交沈之故也
上問承旨李山甫曰珣交之義謙之言信乎山甫曰不
至於交厚臣曰珣實交之君父之言信乎山甫曰不
大抵當時之切親之故自前世相交矣然豈有誤事乎
此目之使人不敢言豈不冤乎仍言珣家行固極善
上曰其行可敬也臣曰此言是也珣家行固極善
於既死之後可乎臣曰珣臣之切友而其惡似欲追罪

國家是非故承下問而言之本非得已豈欲追罪乎又曰如鄭澈亦不無長處而強偏忌克非君子氣象與義不詳清要弭專欲引快之氣每發于辭色士類疑之不相角而適為兵判於國多事之初隨事才疎之類人當事規畫施措謬甚多臺諫初欲慢君擅命當時士類以珥陰助西人為非以不善之待之故不能推原珥與士類相角以臺諫之論臣亦非上心知其曲折而只執措置間事而重論之此是自豈知乎此固有所然珥若無誤而論之如此是真論排陷也今珥誤事大先物情臺諫論而措語不中乎臣以當時處置為過矣珥復入之後紛臺閣一空而別用一番人所以亂也珥復入之後紛臺閣重而不以己意多用雜類欲為布列以助己勢其所錄珥專以己意多用雜類欲為布列以助己勢其所大誤乎蓋此數人桀黠者初假儒名爭道李珥為善類之宗日夕相從延譽厥黨自出孝元于外仇敵滿

國柳成龍頭出頭沒屢為挾韓之議珥則初却其父行狀之託一忤其意又於經席應對詳贍成龍深以為忌以臨事好謀之言周爰沮毀又言徐仁元之大包藏凶惡則怒室色市橫加詆罵末言太平館失禮之故則撫其遠接一事憑公議以據私憤是由成龍學術不精妄生猜忌夫以魏公行狀之作於朱子中年不免有一二疑悔慮有南軒潤筆則雖孝子慈孫不可以諛墓也成龍之含怒不亦非乎又曰華使來成龍為儼相奉至尊不由御門乃其大錯也夾帷移幕之際珥謂辛應時曰吾嘗謂柳善於治事今相大禮何其顛倒乎應時指成龍依幕勸

低其聲珥厲聲曰知之何害出幕而言之是則君子之所用心也而成龍則挾摠伺隙而倚角之

又曰逢蒙殺羿人所均惡讒人罔極國步斯頻師友道喪莫甚於斯今豈意潑沽汝立起莘四人者最敬珥渾初若泰山北斗至於朝夕參候而一薦不亟反若豺虎毒藥起莘則日毀于卿相之門又與金昌一迭下嶺南遍問于名流必務去之然後快於其心自古以來曷嘗有害師反道而能愛其君者乎

又曰臣於斯世所師者三人李之菡成渾李珥也三人學問所就雖各不同其清心寡欲至行範世則同臣嘗欲髣髴其萬一而不得

又曰當淳兵判之日曹人有負木投門者曰軍士贖木例分于司員之宅故來納也淳卽呵使去之厥後李珥爲判書言於同僚曰國家深憂戰士衣寒司贖之木亦旣畢輸而猶多未頒處若此曹所分之木合輸于北邊則可衣一陣寒卒同僚敬而從之曹人稱之曰村相李相不取則一揆云是淳不污而珥不迂處也臣又見李珥在海西撫取眞西山政經中守令當爲之規與其方伯李海壽講而試之及爲大憲之日因政經爲戒書酌古通今使可易行分曉于八道牧守中有志者粘壁觀之最有所益是又珥之不迂處也

又曰其於石潭精舍推衍洞規十訓之意別爲約束以訓來士士多興起而所著擊蒙要訣又便於訓蒙以正開俗以禮由是而入于小學家禮由是而入于近思錄四書甚易且近

門人李貴丁亥疏略曰昔東西之分歧也兆雖起於沈金而其實由於前後輩之不相知也惟其不相知故同是士類而疑阻起焉疑阻起而讒開行焉讒開行而排擯作焉此首初東西分黨之所以然也自此以後分朋各立言議紛然其勢不可相容珥以局外之人明觀當局之迷以爲兩知前後輩而悉其心事者宜莫如我我不爲之和解誰則聽之乃揚言于朝

曰西人士類也東人亦士類也士類相攻不可助一攻一當兩利而俱存之開諭而講解之朝廷乃安不然則亂前後輩聽之雖不敢以爲非而亦不能用其言當此之時能盡忠憂國公耳忘私超然獨立不染於東西黨與之中者惟珥一人而已乙亥西人之主論也珥獨出而爭之者非爲一孝元也欲以保合後輩之士類也及乎東人盡斥西人也珥上陳下教慙不休者非爲一義謙也欲以保合前輩之士類也嗚呼始爲兩出之計以消黨論者珥也乙亥之見忤於西人者珥也乙亥以來被斥於東人者亦珥也是豈爲身謀乃爲士類計也爲國家計也此珥之所以

從前孤立不得於西不得於東者也夫豈好爲立異於時論哉誠以褊小一邦人才眇然若使復區分彼此捨一取一則蔽賢遺才將無以爲國故也

又曰自己卯陳疏之後名爲東人者以珥爲軋己而攻之愈力名爲西人者亦以珥爲救己而推之益深皆不知珥之本心者也東人中雖不無一二有士君子之意思者而知識不遠偏見爲主非徒不能裁抑過激而反爲崇長以起癸未之紛拏其時三司之人雖不無懦弱脅從如權德輿者而其餘則率多乘時媚嫉之輩全然以利害爲心不顧名義惟以必勝爲計凡所構捏無所不至初以安石比之安石不足以

厭服人心則又以慢擅日之慢擅不能以眩惑 聖聰則論以誤國之罪誤國之罪名亦無所據然後求其說而不得以爲 聖上之所深惡者義謙也士論之所共厭者外戚也若以義謙爲阱而陷之則上可以眩亂 聖聽下可以箝制人口其爲設心吁亦慘矣雖然時輩之所惡豈必在於義謙一人哉只緣珥經學德望爲一時士林領袖而又主和平之論趨附之輩恐一朝和平之論得行而已失其利戛戛惡之至於末年大被 眷注日深倚仗則趨附之輩聚首大恐日夜思所以去之者而珥行義素高又不可以他事點污故乃援此爲說耳然則時輩之所惡實不

在於義謙而在於珥矣

又曰珥復入之後形迹日變萬目睽睽東人反以私意度人一有舉措便生疑惑而珥不避嫌疑大張公論賢才可用者不問東西舉而進之附會浮躁者不問東西裁而抑之至於稍知名義不爲全然不佳之態者亦不以異論斥之持論之至公無私如此而彼輩先懷自疑之心乍出乍沒却立觀變不肯爲釋憾解仇共爲國事之計噫亦誤矣

又曰至於三尹則以爲前輩嘗誤事於乙亥故珥秉銓之日未嘗一擬清要其時有一門生往見珥珥問曰頃者吾以尹斗壽擬刑曹參判外議以爲如何對

曰外議則未能知此輩嘗誤事於乙亥久在擯廢之中今授此官物情必以爲未穩矣珥曰此是時輩之論也夫誤事之罪亦有輕重此人雖曰誤事不至大段而若比於癸未東人之所爲三尹之失爲輕矣而前日東人一切廢棄至於不付同知此時輩之已甚處也今此人所犯不重又有吏才若至於不授刑曹則無乃過乎至於根壽則其失又淡而其爲人疎雅喜文且有喜士之心而吾之未還朝也此人已爲大司成而此職亦非侍從清要之官故置之此所以珥持論之不東不西無偏無黨者然也

又曰或有以弘文錄猥雜不合人望爲珥之咎者然

珥之於初未嘗有一毫私心故其時正言金權欲削
罷其錄問于珥珥曰錄甚猥雜所參者多不厭人望
誠不可不削罷但思前規亦有雖參此錄而未厭人
望則終身不入館職者今若纔選還罷則非徒事體
未穩今日兩司清要之官多參新錄之中若削罷之
議一發則人爭呈辭曠官廢職大有騷擾之患今且
取此錄中可用者用之不可用者置之雖不削罷無
害於事云云而所謂猥雜者皆不爲注擬此尤足以
見珥虛心從善無所滯吝之德也

又曰卒之前一日聞徐益受命使北欲招見之侍病
子弟交謁更諫固請勿見則珥以爲益今使北按察

邊情此乃 國家大事吾雖病不能見吾之所見不
可不書而告之子弟又諫不已珥曰吾病向愈而邊
事方殷豈可過念身病誤此機事况死生有命吾雖
爲此命若不盡則不至於死雖加病十日是不可不
爲子弟見其至誠不敢更諫珥乃扶頭起坐口號其
文令弟瑀書之凡六條此其絕筆也

又曰方病革時諄諄如夢中語皆國家事無一言及
於家事只前日使人往坡州召宗婦一事而已鄭澈
來問病珥責以酒失且勗以用人不可偏重之意
又曰李潑旣與珥渾爲故舊之交則當有以發明珥
渾之本心攻破黨籍之誣以鎮人心可也而避嫌之

詞探頭作論以為張皇眩亂之說或可以誣世惑眾其曰同僚指論珥渾之事正中其病故不以為非云

者乙酉兩司後啓日沈義謙與村淳鄭激等表裏相倚其勢相援雖李某成某之為人皆以親戚之厚

素與交遊之義成其籠絡而莫之耻又曰終始締結與共謀議織成厲階者村淳李某鄭激也李潑以

大諫追啓云云潑果以珥為終始締結義謙與共謀議之人

乎果以渾為受義謙之籠絡者乎潑果以為然則是

從前推尊珥渾之說皆是自欺而欺人也末曰伏願

洞察始終曲折保合鎮定圖為和平之福云云此語

尤為顛錯李珥成渾至公之人也而潑之排擯詆斥

不少假借如此則况其他者乎潑斥李珥成渾又將

誰與為保合誰與為鎮定誰與為和平乎此其立論

之謬戾錯亂不成文理苟非曾中鵠突膠擾則此等

顛錯議論何從而出乎嗚呼潑也自以為平日以經

濟許珥道德推渾而又以才高學博一心徇國守志

林下修身待價進退仕止動引前賢許二人云則潑

於珥渾似非全然不知其心事者也而乃與新進銳

論之輩滾合為一無一毫愛惜之心至此極乎雖然

潑之所以為此者亦豈獨潑之心乎交構射利生事

兩間如尹起莘李純仁鄭汝立之徒反面造言浸惑

潑輩之心自癸未以後潑丁憂湖南而附會之輩收

拾道聽之說敷衍增益甚者捏造無形之語一一飛

報於潑雖以秉心公平之人尚不能無少撓惑况如

潑之為人乎至於今日編名黨籍攻擊珥渾反甚於西人朝紳之救珥渾者盡斥之韋布之慕珥渾者盡擯之收司之律延及士林雖不一接迹於義謙之門而不知所謂西人之面目者若不攘臂大言以攻珥渾則舉目為西人不特朝廷如此至於大學亦莫不以此區別之癸未後疏之輩

柳拱辰抗疏後李廷友等對舉投疏詆斥兩先

生承望時輩風旨日以攻擊珥渾為事使士林之公心中立不趨時論者無所容於時而毀珥渾者賭公薦賣珥渾者登顯班奇奇怪怪日新月盛珥渾實時人發身之奇貨也

又曰嗚呼自有東西之說以來西人之目其說四變

其初則義謙之故舊儕輩謂之西人如三尹之類是也次則以救西人者謂之西人如鄭澈之類是也又次則以不東不西中立不倚者謂之西人如李珥之類是也至於今日則以士林之知尊珥渾者謂之西人今日朝野公論之人是也是以公論不服而所謂西人者到今尤衆以此觀之則珥為公論得黨邪之名渾救珥得私護之名內外多士千百人救珥渾得西人之名百代之公論雖不可誣而一時之見枉不亦痛哉

又疏曰辛巳論沈義謙時某嘗言曰癸酉年間義謙為都憲余承召入京義謙訪之曰吾之為此官物

議何如余不答而謂之曰青陽君官間秩高於令公足矣義謙不知余之諷已晏然自肆未幾而敗其貪權無識如此宜其有今日之事矣

門人李有慶丁亥疏略曰十五喪母居喪之制一依古禮嘗遇佳味不爲接口護而藏置以豐祭需每忌辰終夜不寢臨祭痛哭哀毀如初喪其父畜惡妾敗亂家事將不測從容善諫不至禍作及其父死事之如親母一家諸事先稟乃行少不違志及爲宰相待之尤恭凡執禮一如年少子弟晨昏定省亦不廢焉躬執饌物備具珍味其母少有不平之心輒閉門而臥終朝不出則珥卽著冠帶坐於門外再三扣頭

負罪引慝然後母乃開門而解怒其母善於飲酒珥每日晨起省面親執酒器進數杯而後乃退奉養之禮愈久彌篤晚年其母感化反爲一賢婦珥之死後無以報珥之德身著素衣而終三年是雖大舜之格瞽叟亦無以加矣今之言者曰珥不得於父而從事禪門此則不知之言也臣請陳其由珥家道有古佛經少時披覽而略涉之其言曰若得佛家妙處則終見死者常疑其言及其喪母之後遑遑焉冀其如有所返焉三年喪畢乃入深山其於佛經無所不讀庶將得其道而未及一周偶讀論語奄覺其非釋然乃悟纔然卽還時年二十也今之言者曰珥削髮而定

名此亦不知者也臣亦後生其時事未及知也第以所聞言之珥少時學於故庶孽學官魚叔權其時同學者是今學官李鵬祥也珥出山翌日即見叔權叔權疑珥作僧之言欲知其虛實命脫冠珥不脫叔權親執脫冠而散髮則髮可過數尺叔權拍手大喜曰吾乃發明君之虛實矣其時鵬祥同參目覩云此則因高明而入因高明而出其入也雖非正原其情則出於孝也

又曰其在海州也鄉風薄惡無識成習博戲而賭財侵僧而徵物疎待正妻棄置禮義甚至兄弟之死不爲之服珥於是慨然有興學之志乃結精舍萃其學

徒常集一書名曰擊蒙要訣大槩以學聖人收放心爲本以冠昏喪祭之禮參酌俗儀以訓來士遠方之士亦全集未及數載文風大振禮儀成俗業博者火局而恥非虐僧者退物而羞侵妻之疎者親而敬之兄之死者服而哀之雖窮邨愚氓亦知感化有一人二十年棄妻一朝還之如鼓瑟琴又有老庶人其弟之死服衰而哀毀過情鄰里問其故答曰李監司之教禮如此聞者莫不感歎珥曾爲黃海監司故一道之人至今稱之曰李監司而不名其與鄉人相約作契名之曰社倉契修立契議務舉禮義每年春秋會于一處講之以禮約之以信鄉風濟濟嚴若朝廷所

與約者各出穀若干石春散冬斂而積聚貧者賑之喪者賻之婚者助之使無告之民不至填壑蚩蚩之徒轉爲君子所謂社倉契者未熹因崇安之大饑而設之珥乃法此而講禮之儀則尤備焉其於觀理應事若大若小處之明決猶浮雲之過太空人之所見或似率易之病而迹其所行皆有條理其所以率易者實出於天分之通敏而有非中人重厚者之所可仰望者也

又曰珥自少時學於賢母動靜云爲咸蹈規矩有一兄一弟而家甚貧困其伯兄早世率其妻子而同居待之如父母撫之如子其他同服之親貧殘無依者皆與之同爨一家所率將至百口而庭無閒言惟和樂是事其在家也每日雞鳴而起盥櫛衣冠率其子弟先謁家廟次拜庶母及兄嫂又與夫人行揖禮後坐于堂上子弟侍妾拜于堂廡男於左女於右婢僕拜于庭中男於外女於內皆俯伏而坐讀家法教禮儀而畢正案端坐窮日讀書至於朔望則男女皆盛服參于家廟次次拜揖行禮如常而遠居婢僕亦來而聽訓焉其出行也先告家廟次告庶母及兄嫂夫人則立內門而揖送妾則立中門子弟則立大門而拜送婢僕則於大門外皆男左女右而拜其還亦如之子弟婢僕之犯罪者一犯而撻之使被撻者知所

以撻者出於教誨而不爲之憎疾故咸服其義罔有怨聲由是一家之內威儀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又曰嘗讀孟子中庸至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及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二節未常不三復歎息曰大丈夫平生立志當如此或夜睡覺則誦此二節以爲自家立心修身之地又曰其在林泉篔簹屢空子弟勸除家屬答曰寧爲共飢而同死不忍分離而獨生也有一同姓八寸妹

產於賤類而貧乏無依珥平生不見其面有一他族語其故珥時爲吏曹判書卽散俸祿常常護恤及聞其死乃能銜哀涕泣親至其閭凡喪需極其備而葬之又服緦麻而終月鄰里之人交口稱道莫不歎服其他親戚雖疎遠必愛鄉黨雖鄙賤必恭吉凶慶弔無所遺其爲睦族盡禮曠百世而難見也謹按同姓八寸妹出嫁則無服嫁而黜還則有服此女爲夫所黜故服之

又曰庚辰聞 玉候之未寧廢食涕泣者至於累日曰我當往近京之地以聞 君父之消息將欲發行之際諫長之拜出於不意聞 命有幡然之志有一

學徒進問曰今之欲仕者何義也答曰珥非隱者之比乃經幄舊臣也今聞玉候之違和豈不欲一見天顏而退乎此外無他義矣及其入朝之後寵命日新超擢歲加眷戀聖恩末由求退時國事百孔千瘡將無以收拾晝思夜度盡心竭誠欲以隻手扶大厦之傾身總百責不恤神勞雖隆寒盛暑不廢卯仕一家子弟慮其生病諫以少歇則答曰珥之誠到了處不足勞也

又曰病臥十三日命以子弟弟子而侍病若婦女則揮之少不近寢臨卒氣乏喘息甚急子弟扶而起以身挾之而坐珥止之顧謂曰使我翦爪沐浴因穩臥齊其手足端其形體恬然乃逝而目則不瞑者至於二日其爲丹忠正氣遡古難比其前二日風雪碎作屋瓦皆飛珥擁衾而坐曰何風之猛也臣對曰偶然耳不足遽問也珥曰吾非動於生死者亦偶然而問之耳未三日乃卒

又曰珥之拜諫長入朝之日年少新進之士爭趨其門曰東正西邪珥答曰東豈盡正西豈盡邪同是一國之人而惟東西甄別則才難之歎不其甚乎勿論東西惟賢惟才而用之同興至治而已不可如是執偏也時鄭澈大忤於世珥乃救之由此目之扶西浮議日興而珥終不疎遊其門者怪而問之珥答曰澈

之爲人忠清剛介一心憂國孝友之行出於天性但量狹有酒色之病不可以其短而並棄其長也當是時西人執政攻東至此則珥之救東者必如此矣大抵珥之心出於至公而欲爲調和鎮定者故見東則救西見西則救東其於秉銓之日務舉至公之道凡爲用人之際衆惡之必察而用之衆好之必察而棄之勿論東西之偏而惟見其人之賢否苟觀者不究其心而徒執其私使珥至公之心不得行乎世而又從而攻之豈徒珥之不幸哉

太學生宋時瑩等乙亥疏略曰噫李珥之賢雖以振後輩無他可指之疵只舉其少時從事禪門之事爲

其瑕玷禪宗一法雖曰異端然其論心說性實有精妙動人處故自昔眞儒求道之初例多流入於其中張橫渠程明道其著者也至於朱子則最甚焉李珥之事亦猶是也此在李珥責己之道宜有悔艾之心自後學觀之惟當取其悟後造詣之高以爲師法豈可指其迷時泛濫之失議其疵累必若以此爲累亦將並與朱子而攻之乎振後疏中所謂李珥謁聖時不許通謁云者此實無據之說李珥之未第也東西未分清議方張而生進壯元儒林之極望若以李珥出處爲未盡則其肯許置壯元乎旣許壯元而不許謁聖寧有是理乎

振後疏曰李珥戊辰年辭校理疏有曰云云茲豈非自知之明者乎

又聞謂聖之時不許通謁刻茲從祀之舉乎不許謁聖本癸未應旣之 自黨議之分

吹毛覓疵世無完人而惟李珣道德文章如青天白日無可指點故但拈學禪一事以為頰舌之資有識聞之不滿一哂

知事趙翼乙亥疏略曰近日館學儒生上疏請以先正臣李珣成渾從祀文廟而乃有異論發於其間肆其詆斥竊恐 聖意或不能無疑於其言也臣竊聞李珣幼而靈異五歲母病潛入祠堂禱之七歲知鄰居陳復昌之姦必為異日之患作傳而明之十二父病刺臂出血以禱其聰明仁孝正直樂善之性自兒時已如此早喪父母事庶母如親母每日晨起省之

為其嗜酒必煖酒持而進其人性狂暴珣官爵已高而於意少有不合則輒加暴怒必和顏遜謝解而後已人於親母如是或難矣况於繼母乎又况於庶母乎此則竊恐絕無於世也其妻家稍有財產妻父盧慶麟為買京第以處之不忍兄弟之貧即賣其家得緜布悉分與之於京終無一畝之宅其窮不能自存者皆聚而同居食口甚多為粥以食亦或不繼其妻自少廢疾而終身禮敬備至出入相揖為禮每朔望聚家眾行禮讀法其家中所行皆極其善如此竊恐雖謂之盡於人倫可也

又曰為文水涌河決一下千言或眾中立就筆不停

輟如不經意而不復點綴於書無所不觀耳順六經貫穿今古至於天人理氣性情之奧經傳精義聖賢微旨超詣透徹其所辨析皆出於真見實得非由掇拾湊合其見解所到直與程子朱子之旨契合而非後之儒者所可到也

又曰立朝事君其導之一以古之帝王為法聖志必欲以帝王之心為心聖學必欲以帝王之學為事而以後世賢君其道有所未盡者為不足為也其論治以三代之道為必可行三代之治為必可致而以萬物皆得其所為心因事進諫則危言犯顏懇懇竭誠必以匡救為期遇事論辨則援據今古明白剖析必

歸於至當憂士論之攜貳則欲調劑彼此以和朝端悶斯民之困窮則欲釐革眾弊以安生靈其心實以當世之治亂為己任也蓋我 國人雖賢者惟能自脩其身而已其能憂在天下如司馬光范仲淹者實甚鮮其以致君澤民為心惟先祖及珥為然也然其於進退之際未嘗一毫苟且見其不可則輒超然自引勇不可奪其進常難其去常速晚被 宣廟聖遇魚水之契千載一時而不幸天奪之速未克究其所施豈非東方千載之恨也其死也京外民庶兒童走卒莫不悼惜樵夫入城聞之皆歔歔惘然如有所失儒生禁軍醫譯庶品各里市民諸司下吏等咸來哭

奠如悲親戚發引之日城中之民殆至空都以送炬
火連數十里此則國朝以來未有云此豈有號令
徵督哉惟其至公之心爲人信服純善之德入人心
髓不斲敬而民敬之不斲哀而民哀之耳以是觀之
則當時國內大小之人惟若十朝紳牽於自己利害
之私憎而擠之其餘無不翕然誠服可見也聖人所
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豈不信歟以臣之愚度之則
竊恐其學問行義自東方以來未有也雖謂三代人
物可也而孟子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周子所謂學顏子之所學志伊尹之
所志者珥實庶幾焉也

又曰嗚呼大賢如李珥而小人惡之者尙求其疵點
乃以其二十前未聞道之時流於異學爲累自古賢
人求道之始類多此患及其棄之醇如則初何傷於
日月之明哉此益見君子之爲高也乃以其初年求
道之失旋即棄之者欲掩其後來成就大德大業可
以爲法於百世者此亦無異於毀日月者也韓愈所
謂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其此之謂也
又疏曰昔宰我子貢有若言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
孟子言其智足以知聖人又必不阿其所好以明其
言之可信也臣雖非智足以知聖人者然反復聖賢
之書亦可謂久矣其於聖賢之事豈是全無所見以

臣觀之李珣大稟之高克養之純識見之通透行善之敏勇竊恐東方以來未有也

前察訪安邦俊丙子疏略曰頃聞二賢為蔡振後權蹟等所構國是不定禍將不測臣何敢終默上負

聖明下負師友乎振後蹟等以年少乳臭之人不知道德之如何徒懷偏黨媚嫉之心詆謗儒宗無所顧

忌振後則抽出李珣戊辰辭職時反道悔悟之語以為自道盡矣權蹟之言曰道德不出乎忠孝二者之

外隱然以珣渾歸之於不孝不忠之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蹟疏曰李珣入山之日已過志學之年則不可謂童穉也道學之實不出於忠孝二者之外二人出處去就有所歉然則李珣年纔十九其不可為文廟之從享灼灼易見矣

從事禪門纔然覺悟終成大德是乃珣之最高而人所難及處也珣下山之後未幾即往見李滉於陶山滉和詩有公來披豁醒心神始知名下無虛士等句其後與之往復論學珣之不正不孝果如振後輩之言而滉之相許至於如此則滉其亦不正不孝之徒耶逮癸未年珣大為羣小所忌或以為王安石或以為專擅國柄或以為驕蹇慢上其他罪目不一而足必欲殺之而後已甲申年珣歿後雖以汝立之兒逆榻前攘臂詆珣誤國小人而亦不敢以不正不孝加於其身也 殿下姑捨彼此論議但觀癸未以前推尊李珣者癸未以後攻擊李珣者孰賢孰否孰是孰

非而已

太學生金壽恒等辛卯擬疏宋九菴略曰柳稷等誣

罔之狀誠難枚舉而其大有三曰出處之是非也曰

事業之失得也曰道學之醇疵也其所為言皆襲仁

弘舊套而若理氣等說則仁弘亦所不敢容喙者也

稷疏曰李珣之割棄大倫逃遁空門固已得罪於名

教其時向不許司馬渴聖巧詆忠賢而曲護朋比動

稱云為未免偏蔽而疎繆至其學術之蔽則尤有

於此者李珣早事異教而蓄習未祛好為醜等而實

地未踏屨樓虛幻既非吾儒家計而剝換面目以自

濟其私說先正臣李滉蓋嘗深惡而痛絕之有等嗜

靡甘熟處難忘五穀之實未成稊稗之秋遽及新嗜

其意固無復分別至以為學專主氣字為理以理氣為

一物而無復分別至以為學專主氣字為理以理氣為

發是其病根元出於陸家不分道器之見而其為害

同歸於釋氏作用為性之說也李滉四七之分殆啓

千古之秘鍵李珣既無絲毫契悟而落在儻侗之科

曰李滉歿後所以攻滉之學者不遺餘力至曰未子

前賢以為理氣互發則朱子之說曰有理而後有氣四端理

之發七情氣之發此非所謂互發者耶朱子定論若

是明白而尚且不信李滉之學乃朱子之學則其見

斥於珣其見識之蔽錮論議之詖邪惟此一款乃其

根腦請就此悉陳以破稷等之誤也我東文獻至

本朝最明文純公李滉以沈潛縝密之學啓發關鍵

然後程朱之學大明於世珣以高明超卓之資直溯

伊洛關閩之學洞究道體故一生尊信李滉講明其

學靡二賢者我東性理之學孰得以闡明之哉惟理

氣離合之說不免有小異同蓋滉嘗與奇大升論辨

發而理乘之引朱子四端理之發七情氣之發之語以證之珥嘗以此為措語未妥恐為正見之一累與成渾往復辨之曰發者氣也所以發之者理也非特人心為然天地之化無非氣化而理乘之也天地之化即吾心之發也天地若有理化氣化則吾心亦有理發氣發矣天地既無理化氣化之殊則吾心安得有理發氣發之異乎朱子之意不過曰四端專言理七情兼言氣云爾非曰四端則理先發七情則氣先發也理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二者不能相離不可謂互有發用也但理無為而氣有為故情之出乎本然之性而不掩於形氣者屬之理當初雖出於

本然而形氣掩之者屬之氣此亦不得已之論也若朱子真以為理氣互有發用相對各出則是朱子亦誤也何以為朱子乎此乃珥灼見精微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利害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今後之學者曉然見得理氣不相離之妙也若使混在世而相與講論則其必相契而昭合也無疑矣若以混決然主張己見使後學必從其說而莫之敢違則豈張子所謂其不善者共改之正所望於後學之意邪臣等竊謂混之溫厚和平決不如俗學之陋守己殘而妒道真使其遺風餘弊波蕩於末流也混之學問近世無比然道理無窮是非至公故

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雖以滉之學蓋不能無一說之差也雖有一說之差何足爲盛德之累也後之人但當平心虛己看得義理不問親疎不計先後義理通處便當從之豈可肚裏先橫著一箇互發二字而且謂朱子亦嘗謂互發耶珥之所以發明朱子之說與滉說不同之實者毫分縷析殆無餘蘊而今謂朱子之學見斥於珥者不亦悖乎

又曰珥斷然以趙光祖與滉擬議從祀之典正如朱子以程周上接孔孟之統也今櫻等乃曰李滉沒後所以攻滉之學不遺餘力云者其悖理傷化抑又甚焉若以辨論互發之說爲攻滉則尊信程周孰與朱

子而朱子辨析程子易傳之差處甚多至論周子之文字則直以爲有老莊之味以此而謂朱子攻程周可乎櫻等所謂珥之學認氣爲理以理氣爲一物云者櫻等亦有人心何忍白地做出此等語以欺 君父耶珥之書曰非理則氣無所根柢非氣則理無所依著妙合之中理自理氣自氣不相夾雜雖曰理自理氣自氣渾淪無間不見其爲二物程子曰器亦道道亦器見者遂以理氣爲一物朱子曰理氣決是二物見者遂以理氣爲有先後云此珥之學果以理氣爲一物乎特以後之學者執言迷指不知渾淪無間之中實有不相夾雜者故不免兩下說破旣明羅欽

順一物之病又明李滉互發之差然後理氣之妙躍如於世此正珥有功於後學處而稷等反誣珥以理氣爲一物正如誣大禹以陞洪水誣孟子以言性惡不可以欺尺童况欲以欺 聖明乎稷等所謂病根元出於陸家不分道器之見而其害同於釋氏作用爲性之說者不知孰從而鼓發此論耶陸氏妄詆周子太極圖說直以陰陽爲太極故朱子以爲昧於道器之分矣珥之所謂理自理氣自氣者果如陸氏之見乎釋氏不知性之本於天理故以作用爲性而猖狂自恣故其說曰箇箇圓成蓋昧於一源之妙矣朱子之明辨不過曰此一而彼二而已今珥力辨二歧

之惑者亦所以明夫顯微無閒體用一源之妙而彼釋氏迷藏之說益無所遁其情此實本於朱子之論而稷等之說一至於此豈但誣珥而已哉稷等又以心是氣也之語爲珥之病從古聖賢以氣論心者多矣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朱子釋之曰人心有覺道體無爲張子釋之曰心能盡性性不知檢其心程子曰心生道也心是活物朱子又直以心爲氣之精爽而有心理自理之說自孔子至宋儒皆分而言之以性道屬理以心屬氣者不翅詳矣正如大明中天瞽者不見故珥以一言直截說破使聖賢之意粲然於世此亦可見珥之有功於後學也但心雖

涉於形氣而該貯此理故聖賢有合而言之者孟子所謂仁義之良心張子所謂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者是也然此亦指其中所具之理而言也何嘗直以心爲理如稷等之見乎若以聖賢之書未嘗有此句語爲執言之地則儒者之明道惟在得聖賢之旨而已性善養氣之說始於孟子無極之說始於周子氣質之性之說始於程張苟得聖賢之旨直可與同條共貫而不言者不爲少言之者不爲多矣况以心屬氣者分明如上所言乎此則稷等自謂工訶而反取盲吠之譏矣

又曰珥年十九而誤染禪學周歲而卽返吾道往見

李滉而問學滉極加贊賞便謂後生可畏而其答珥書盛稱其弱冠穎脫勇於改過急於向道又知從事於窮理居敬之實而曰聖遠言湮異端亂真如程伯子張橫渠朱晦菴諸先生皆不能無少出入而旋覺其非噫非天下之大智大勇其孰能脫洪流而返真源哉向聞足下讀釋氏書頗中其毒心惜之久矣日者之來見我也不諱其實而能言其非今見兩書之旨又如此吾知足下之可與適道也所懼新嗜靡甘熟處難忘五穀之實未熟而穉稗之秋遽及也又曰嘗恐吾生之浪過而有望於并世之君子不翅如飢渴之在躬足下苟能移斷置不難之心以行於世則

雖科目利害之在前吾知其不與衆人同其怵迫也無疑此滉所以有感於足下者也云云此書在嘉靖戊午之歲計珥生年則才二十有三而滉之書辭如此此可謂深惡而痛絕之辭耶其崇獎推許之意殆同乎晦菴之延平而又直以古人相期則其暫迷益光於善復高明終至於上達者此實滉之先見而抑可謂君子之定論矣寧可以此而謂之疵珥乎成潭之言曰珥於道體洞見大原誠山河間氣三代人物云而珥後來成就之正大真不負滉之所期有如斯者而稷等反取滉書中熟處難忘等數句語截其首尾而孤行之以證其矯誣邪僻之說其設心必欲

以舊染爲累於珥故便執滉勉珥之好意反做爲攻珥之嚆矢豈不戾哉誠若稷等之言則是滉以得罪名發之珥妄擬於程朱事業也是欲誣珥而不覺其誣滉矣大抵觀人之法當分初晚之辨若不論其道德學問畢竟成就之如何而只以幼年之失斷其人之平生則是埋鬻之戲可累孟子田獵之好可疵明道而朱子亦不得承孔孟之統也天下寧有此等議論哉仁弘之誣珥可謂不有餘力而尙不及其幼年之事稷等乃反言仁弘之所不言務欲突過仁弘之上而寧背先聖已定之論其亦不仁之甚者也又曰東方儒者之學莫盛於我朝而亦未有出而

以經世自任者惟趙光祖以純正之學遭遇 中廟
拔茅羣哲庶幾一變而至治未興奇禍旋作李滉以
精深之識儀表儒林而專意引退不欲擔當時事故
經世大道未見展布其後繼光祖滉而興者實維珥
渾渾則雖負望斯文而迹在山野未嘗自任以當世
之重然辛巳一疏亦足以見其經綸設施之梗槩矣
惟李珥以王佐之才值 聖明之主其眷眷於救時
極言竭論終始一議其所以論治者爲說甚備而乃
若其要則未嘗不以修己爲出治之大本安民爲救
時之急務修己之道則必以唐虞三代爲法而格致
誠正之目莫不一本於聖經安民之術則必以革弊

變通爲先而更張布置之方率皆參酌乎時宜不但
可行於一時而允爲萬世之通法此豈拘儒俗學所
可模象其萬一哉其見於萬言封事及東湖問答等
諸書者可考而見也至於朝論橫潰簪紳不睦則珥
獨深憂遠慮以爲東西二字必爲亡國之禍胎而力
陳洗滌調劑之策鎮定其浮澆裁抑其滄訛周旋兩
間不顧怨謗其至誠惻怛光明正大之意如青天白
日靡有纖毫之幽隱而亦以此大忤時輩之心我
宣廟深識其有經綸道德簡自 聖心將欲大用矣
未際會之隆寔東方千載之盛舉明良相遇治化可
成而媚嫉之徒羣吠四起哲人云亡天不憖遺使我

東民不得蒙儒者之化志士之痛到今益深而稷等反以此爲珥之罪然則士之出身事主者固皆忘致澤之大道而沒溺於利祿然後乃爲賢乎

又曰人臣受君委任擔當世道竭盡底蘊其迹疑於專擅而人君之所厭聞者亦莫甚於專擅故恭顯用此題目以爲殺蕭之機竄此正人主之所當深察而明辨之者也至若所謂巧詆忠賢曲護朋比云者是爲藏頭之說以爲熒惑之計臣等莫測其指誰而發也然推以仁弘之說亦可知稷等之所主而言也昔在宣廟壬申年珥上章論故相李浚慶遺疏之失焉辛巳年仁弘論沈義謙竝及鄭澈而珥與之爭執

焉所謂忠賢似指浚慶也所謂朋比似指義謙澈等也臣等請得以明言之浚慶社稷之功國人知之李珥亦嘗稱道其賢相矣然其病痛亦自有之性氣矯亢不喜士類至斥李滉爲山禽宣廟方銳意文治士林顛望而浚慶以元老大臣所以導迪者專主因循及其遺疏過疑士林以啓聖心之感而其所以攻破之策適足起朝著之禍端故李珥血誠論救明其不然賢者之論人取其所長而責其所短其心自至公以此而謂之巧詆者不亦誣乎義謙當權姦竊柄之日實有扶護士林之功後來一種論議妄揣上心用爲陷人之機竄而今考義謙平生行事其不

為濁亂之邪人明矣至如鄭澈則忠清剛介之人也但其稟性過於峻潔嫉惡如讎大為潑仁弘等所怨怒潑仁弘等以外戚斥義謙而必欲連累於澈矣珥以為義謙果是外戚則猶可棄也澈則介士不可論也是豈珥之護澈哉特仁弘等自為朋比以啓不靖之端耳當是時也舉朝乖隔而能超然獨立不染於黨目之中者惟珥一人而已

奉朝賀宋時烈乙丑疏略曰竊聞憲臣投疏提起李珥落髮之說而引臣師金長生為證臣嘗見故文忠

公臣張維文集有記故知事趙緯韓之言張谿谷雜漫善曰趙

承旨持世言於余曰栗谷入山時或云落髮或云否也嘗以問于沙溪沙溪言似是落髮而惟金南憲文

成力辨其不然曰栗谷下山一二年為應舉入洛聞其至往省之時栗谷已有盛名賓客滿座栗谷對眾梳頭髮長幾委地乃至立梳長髮之人於數年間決不若是長也其曾不落髮明矣又故直長李謹成文伯之諸父也與鄭公以周鄰居鄭公與栗谷少時友也亦言栗谷初出山入京即往見與之同宿髻大如拳世傳其鬚髮者妄也李直長親聞其言而說與持世云蓋沙溪雖親登栗谷之門嚴不敢請問入山時事只聞世俗流傳而以為信然金鄭二公皆與栗谷交友目擊其狀而言之二公皆非妄言者其言可信矣夫栗谷業已入山則其落髮與否只是粗迹有不足辨然世傳之非實則金鄭二公之言足以為證矣臣於是常不勝其疑訝也臣請從源頭先陳珥之實迹則長生之誣不待辨而自明矣珥天資極高年纔五六歲已知為學之方逮及十歲盡通經書而曰聖人之道只此而已乎於是泛覽佛老諸書而於其中最好楞嚴一書蓋其為說內之則說心說性十分精

微外之則錙天銖地極其宏闊若非珥之高明則童
穉之年何以能知之而亦何以能味之哉此其自訟
之疏所謂髫髻年求道仍耽釋教者卽此事也逮其入
山之時則又以儒道而合於禪其畱別朋友書略曰
氣者人之所同得而養之則役於心不能養之則心
爲氣役氣役於心則一身有主而聖賢可期心役於
氣則七情無統而愚狂難免古之人有善養者孟子
是也人之有志於窮理盡性者捨此而奚求哉孔子
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樂山水者非取其流峙而已
取其動靜之體也仁智者之所以養氣者捨山水而
奚求哉及入楓嶽諸僧說經多有異同之辨珥言其

此處則某也是此處則某也非於是僧徒莫不驚異
嘆服嘗至深處靜坐凝思忽悟禪旨之非曰此無他
奇妙只欲截斷此心走作之路凝聚精神以造靜極
虛明之域其與聖賢體用一原之旨有以異也遂棄
而歸來專心於聖學蓋其所謂入山云者不過如此
此皆見於印行文書可考而知也至於落髮之說極
其誣罔果若有是則珥之文集敘其與老宿問答而
老宿何以曰措大非俗儒乎林億齡詩集又何以曰
與李生珥遊山云乎設使珥真有一事亦不當自長
生證之况萬萬無此乎緯韓之爲此言非所以誣長
生不過酬酢之際誤聽而誤說也且維之所謂嚴不

敢問者亦有所不然者臣與故參贊臣宋浚吉同聞長生之言則曰嘗以變形與否微稟于栗谷則答曰雖不變形何益於其心之陷溺哉所謂栗谷卽珥之別號也雖不切切分疏而其不爲落髮之實狀自然形見真是珥之氣像也且憲臣引張維說以爲落髮是粗迹而不足辨故長生亦言之以粗迹而言之不難則竊有所不然者昔朱子雖少師道謙而其知舊有欲鬚髮者則責之甚嚴而竝斥其所親之不禁者果以長生之高明而猶爲是則朱門之罪人也烏得謂之適傳哉昔喪速貧死速朽之說曾子親聞於夫子而有子猶不信焉曾子又曰參與子游同聞之然

有子猶曰然則夫子有爲而言之也夫聽言之道惟觀義理之如何也以曾子與子游親聞於夫子而於理不當則有子猶且如此今維遠聞緯韓一言而著之於文字以爲今日藉口之資豈不惜哉

進士沈齊賢等已巳疏略曰頃者安璣乘時投疏隱然有探試之計旣而李玄齡等又復簧鼓邪論熒惑聖聽臣等竊痛之其疏以李珥之少時耽禪爲一大關捩而以善類調劑之事理氣互發之辨反爲疵類臣等何可泯然無所辨明乎珥之幼年染禪蓋出求道之簡捷則可見其資性之高明而周歲卽返一變至道則亦可謂遷改之至速矣其所謂割棄大倫被

緇落髮者未知玄齡等何從而得之也珥之下山入洛賓客滿座而對衆梳頭髮長委地之說昭載於先正之所記十日之視何可掩也而譎張虛妄若是其無忌耶至於濟其朋比之習云者實有所未曉者珥受知 宣廟以經綸爲己任而不幸朝論橫潰搢紳不睦珥獨周旋兩閒必欲調劑而後已前後章牘備陳黨比之弊則甚至誠惻怛正大光明之心如青天白日人孰不見而人之爲言胡至於此况天下之義理無窮先儒之見釋各異其所謂發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之說實是擴前人之所未發若以謂先儒之論後學不敢輕議則昔所未遑今不可復作前所未

安今不能復正此程子之所嘗歎也

海州儒生朴蕃等癸卯疏略曰臣等竊聞黃昱者稱以尹宣舉父子辨誣張皇陳疏敢請追復已奪之爵更設已毀之院事下廟堂廟堂回 啓一如其指噫先朝之罪宣舉者有二一則以誣 聖祖也一則以誣先正臣李珥也而今昱疏及廟堂覆 啓惟於誣聖祖一節略有分疏至於誣先正之罪則全不提及豈以宣舉誣悖之言爲當於理在宣舉爲無可罪而在先正爲無可辨耶吁亦痛矣臣等竊伏惟念先正臣文成公李珥天分甚高明睿絕倫不由師承自知爲學其功程次第必以格致存養踐履三者爲終身

路逕無一不本於濂洛宗派而得之考亭者尤多故嘗自信曰吾幸生朱子後學問庶幾不差其門路之正階級之嚴雖質往聖俟百世而不惑矣嘗謂初學必先下學作擊蒙要訣又謂學者當有準則作自警文刪繁就要而爲小學集註提綱挈維而爲聖學輯要然後本末咸備次序不紊置水不漏無少罅隙而尤嚴於辨異端明正學之說嘗曰中朝之學尊信象山以至陽明之徒出則尤爲吾道之害遂推窮源委剖破詖淫使之不惑與先正臣文簡公成渾論理氣往復長書近數千言剖析精微發前人所未發其所謂理通氣局不可謂互發等語殆與孟子性善之

說同功焉及李珣歿成渾慟之曰栗谷於道洞見大原誠山河間氣三代上人物其誠心稱道許與推服者無異於敬夫伯恭之於晦菴也不幸自癸未三姦醜詆兩賢之後一種陰邪之徒寔繁其類至於己巳而極矣今於成渾畫獅之託得一尹宜舉者乃反誣李珣無復顧藉其所謂宜舉遺事者卽宜舉平日之言而其子拯所述者也其一段曰栗谷先從上達處入故學之無可依據噫嘻是何言也大抵吾儒之學下學而上達無不先下學而能上達之理故朱子曰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却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

聖人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禪釋之學不曾下學而惟尋討上達處去故程伯子有言曰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若朱子一生苦心極力距闢禪釋之道者惟在於此李珣之學具體用道貫本末一用朱子法門者豈有一毫近似於此者哉蓋李珣之學知行兼進敬義夾持極深研幾而不外於日用之常庸言庸行而必根於性命之原極其妙則如不可捉摸而驗諸實則易知而易從亦由天資明睿識見超詣人或分寸自能闊步人或千百自能十一早見大道之原以及微密之境故先輩嘗論之曰不由師

傳默契道妙似濂溪發明極致通透灑落似明道博約齊頭集而大成又似乎晦翁若曰天資素高造道亦易云則容有見處而今曰先從上達處入云則正朱子所謂理須頓悟不假漸修及先有見處造夫平易者也其不流入於佛老者幾希矣若是則其在當時如成渾之以道自任者惟當痛斥如朱子也豈可許之以洞見道體又復曰真是吾師也哉且李珣平生斥異端破詖淫者亦必戒差異於毫忽之間辨得失於幾微之際昔儒臣朴英有言曰有所得然後操存養之李珣辨之曰學者必存養然後乃有所得退溪之譏松堂帶得禪味者無乃指此耶又曰象山揮

斥致知之功以爲支繁失眞專用功於本心此於涵
養不爲無助但學者知行必須并進若不知道理不
辨是非則所謂存心者亦將何據若只靜坐而萬理
自得則孔子何必曰博學於文子思何必曰道問學
乎又曰人見明道樂其渾然天成而不知從事於然
用功夫見晦菴樂其海闊天高而不知從事於銖累
寸積故不能遵其路躡其步歷其藩籬入其閭與此
李珣之透徹實得喫緊用功而啓迪於後人者也豈
有反以身直犯此戒也哉宣舉憑藉高明等語加之
以此等題目必欲歸之於異端之科者可不痛心哉
曾聞宣舉問於金集曰或言明道早夭故成就不及

伊川信乎金集答曰吾未聞曾子以壽考而優於顏
子蓋宣舉之意以李珣早歿如明道故成就不及成
渾之如伊川也金集覩破其意故所答如是臣等嘗
笑其言之無稽而痛其意之巧譎矣又曰栗谷見解
超卓而至於做事處必推牛溪以爲非牛溪不可以
爲國噫李珣以王佐之才適用之學其經綸規畫正
大宏遠遍布纖密不泥於古不狃於俗承大任而無
所疑懼履至難而若決江河其規模設施觀於萬言
封事東湖問答及他章劄皆可考而知今宣舉一筆
句斷曰李珣不可以爲國者何異於誣大禹以不能
治洪水毀周公以不能興禮樂哉至其末段乃曰程

子之學與蘇學并行於世至朱子而大定知德者鮮矣意宣舉從前說去者和泥合水半陰半陽至此而手脚盡露更無餘蘊此乃上段先從上達處入之語之結果也其意以程子擬成渾以蘇學擬李珣朱子則宣舉自擬也朱子謂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蘇氏嘗解老子曰中人以上自是而上達朱子駁之曰聖人所謂達兼本末精粗而一以貫之也蘇氏之所謂達則捨器而入道矣此蘇氏之學所以先上達無下學而背馳於程子見斥於朱子者也今乃以是而誣先正是果何說耶噫嘻亦太甚矣豈料其心之乖悖其言之無倫一至於此哉其旨意

與癸未三姦之誣同一套而其爲害反甚焉夫癸未三姦不過以先正幼時之事爲醜辱之資是猶以埋鬻而累孟子以田獵而疵程子故其輩亦知其非而羞言之今宣舉則直指本原兼論資稟混圖下語釘釘膠粘一篇精神湊泊於此一段此所以其子拯敢以真有入山之說肆言而無所顧忌者也豈不痛哉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三十八

